

卷第九十二 異僧六

玄奘 萬回 一行 無畏 明達師 惠照

玄奘

沙門玄奘俗姓陳，偃師縣人也。幼聰慧，有操行。唐武德初，往西域取經，行至罽賓國，道險，虎豹不可過。奘不知為計，乃鎖房門而坐。至夕開門，見一老僧，頭面瘡痍，身體膿血，床上獨坐，莫知來由。奘乃禮拜勤求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，令奘誦之。遂得山川平易，道路開闢，虎豹藏形，魔鬼潛跡。遂至佛國，取經六百餘部而歸。其多心經至今誦之。初奘將往西域，於靈岩寺見有鬆一樹，奘立於庭。以手摩其枝曰：「吾西去求佛教，汝可西長；若吾歸，即卻東回。使吾弟子知之。」及去，其枝年年西指，約長數丈。一年忽東回，門人弟子曰：「教主歸矣！」乃而迎之。奘果還。至今眾謂此鬆為摩頂鬆。（出《獨異志》及《唐新語》）

萬回

萬回師，閩鄉人也，俗姓張氏。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因娠回。回生而愚，八九歲乃能語。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年長，父令耕田，回耕田，直去不顧，口但連稱平等。因耕一壟，耕數十里，遇溝坑乃止。其父怒而擊之，回曰：「彼此總耕，何須異相。」乃止擊而罷耕。回兄成役於安西，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死矣，日夕涕泣而憂思焉。回顧父母感念之甚，忽跪而言曰：「涕泣豈非憂兄耶。」父母且疑且信，曰：「然。」回曰：「詳思我兄所要者，衣裘糧糗中履之屬，請悉備焉，某將往之。」忽一日，朝齋所備而往，夕返其家。告父母曰：「兄平善矣。」視之，乃兄跡也，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，蓋萬餘里。以其萬里回，故號曰萬回也。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，見佛龕題柱曰：「菩薩萬回，謫向閩鄉地教化。」奘師馳驛至閩鄉縣，問此有萬回師無，令呼之，萬回至，奘師禮之，施三衣瓶鉢而去。後則天追入內，語事多驗。時張易之大起第宅，萬回常指曰：「將作。」人莫之悟。及易之伏誅，以其宅為將作監。常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：「三郎斲汝頭。」韋庶人以中宗第三，恐帝生變，遂鳩之，不悟為玄宗所誅也。又睿宗在藩邸時，或遊行人間，萬回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：「天子來。」或曰：「聖人來。」其處信宿間，睿宗必經過徘徊也。惠莊太子，即睿宗第二子也，初則天曾以示萬回。萬回曰：「此兒是西域大樹精，養之宜兄弟。」後生申王，儀形瑰偉，善於飲啖。景龍中，時時出入，士庶貴賤。竟來禮拜。萬回披錦袍，或笑罵，或擊鼓，然後隨事為驗。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。景雲中，卒於此宅。臨終大呼。遣求本鄉河水。弟子徒侶覓無。萬回曰：「堂前是河水。」眾於階下掘井，忽河水湧出。飲竟而終。此坊井水，至今甘美。（出《談賓錄》及《西京記》）

一行

僧一行姓張氏，鉅鹿人，本名遂。唐玄宗既召見，謂曰：「卿何能？」對曰：「唯善記覽。」玄宗因詔掖庭，取宮人籍以示之。周覽既畢，覆其本，記念精熟，如素所習。讀數幅之後，玄宗不覺降御榻，為之作禮，呼為聖人。先是一行既從釋氏，師事普寂於嵩山。師嘗設食於寺，大會群僧及沙門。居數百里者，皆如期而至，且聚千餘人。時有盧鴻者，道高學富，隱於嵩山。因請鴻為文，贊歎其會。至日，鴻持其文至寺，其師授之，致於几案上。鍾梵既作，鴻請普寂曰：「某為文數千言，況其字僻而言怪。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，鴻當親為傳授。」乃令召一行。既至，伸紙微笑，止於一覽，復致於幾上。鴻輕其疏脫而竊怪之。俄而群僧會於堂，一行攘袂而進，抗音興裁，一無遺忘。鴻驚愕久之，謀寂曰：「非君所能教導也，當縱其遊學。」一行因窮大衍，自此訪求師資，不遠數千里。嘗至天台國清寺，見一院，古松數十步，門有流水。一行立於門屏間，聞院中僧於庭布算，其聲簌簌。既而謂其徒曰：「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，已合到門，豈無人導達耶？」既除一算，又謂曰：「門前水合卻西流，弟子當至。」一行承言而入，稽首請法。盡授其術焉。而門水舊東流，忽改為西流矣。邢和璞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其聖人乎？漢之洛下閎造曆云：『後八百歲，當差一日，則有聖人定之。』今年期畢矣，而一行造大衍歷，正在差謬。則洛下閎之言信矣。」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，數日，復詣崇還其書。崇曰：「此書意旨深遠，吾尋之積年，尚不能曉。吾子試更研求，何遽見還也？」一行曰：「究其義矣。」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，崇大嗟伏。謂人曰：「此後生顏子也。」初一行幼時家貧，鄰有王姥，前後濟之約數十萬，一行常思報之。至開元中，一行承玄宗敬遇，言無不可。未幾，會王姥兒犯殺人，獄未具。姥詣一行求救，一行曰：「姥要金帛，當十倍酬也。君上執法，難以情求。如何？」王姥戟手大罵曰：「何用識此僧？！」一行從而謝之，終不顧。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，乃命空其室內，徙一大甕於中央。密選常住奴二人，授以布囊，謂曰：「某坊某角有廢園，汝向中潛伺，從午至昏，當有物入來，其數七者，可盡掩之。失一則杖汝。」如言而往。至西後，果有群豕至，悉獲而歸。一行大喜，令置甕中，覆以木蓋，封以六一泥，朱題梵字數十。其徒莫測。詰朝，中使叩門急召。至便殿。玄宗迎問曰：「太史奏，『昨夜北斗不見』，是何祥也？師有以禳之乎？」一行曰：「後魏時失熒惑。至今帝車不見，古所無者？天將大警於陛下也。夫匹婦匹夫，不得其所，則殞霜赤旱。盛德所感，乃能退舍。感之切者，其在葬枯出條乎。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（陳校喜作善），慈心降一切魔。如臣曲見，莫若大赦天下？」玄宗從之。又其夕，太史奏北斗一星見。凡七日而復。至開元末，裴寬為河南尹，深信釋氏，師事普寂禪師，日夕造焉。居一日，寬詣寂，寂云：「方有小事，未暇款語，且請遲回休憩也。」寬乃屏息，止於空室，見寂潔滌正堂，焚香端坐。坐未久，忽聞叩門，連云「天師一行和尚至矣」。一行入，詣寂作禮，禮訖，附耳密語，其貌絕恭。寂但領雲，無不可者。語訖禮，禮訖又語，如是者三。寂唯云：「是、是。」無不可者。一行語訖，降階入南室，自闔其戶。寂乃徐命弟子云：「遭鍾！一行和尚滅度矣。」左右疾走視之，一如其言。滅度後，寬乃服喪經葬之，自（明抄本、陳校本自作日）徒步出城送之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及《明皇雜錄》、《西陽雜俎》）

無畏

唐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，所司引謁於玄宗。玄宗見而敬信焉，因謂三藏曰：「師不遠而來，故倦矣。欲於何方休息耶？」三藏進曰：「臣在天竺，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，願往依止焉。」玄宗可之。宣律禁戒堅苦，焚修精潔。三藏飲酒食肉，言行粗易。往往乘醉喧競，穢污網席，宣律頗不能甘之。忽中夜，宣律捫蝨，將投於地。三藏半醉，連聲呼曰：「律師律師，撲死佛子耶。」宣律方知其異人也，整衣作禮而師事焉。宣律精苦之甚，常夜後行道，臨階墮忽覺有人捧其足。宣顧視之，乃一少年也。宣遽問：「弟子何人？中夜在此。」少年曰：「某非常人，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。以護法之故，攝歸此寺。」

曰：「貧道修行，無事煩太子。太子威神自在，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，願太子致之。」太子曰：「某有佛牙，寶事雖久，然頭目猶舍，敢不奉獻。」宣律得之，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明達師

明達師者，不知其所自，於閩鄉縣住萬回故寺，往來過客，皆謁明達，以問休咎。明達不答，但見其旨趣而已。曾有人謁明達，問曰：「欲至京謁親，親安否？」明達授以竹杖。至京而親亡。又有謁達者，達取寺家馬，令乘之，使南北馳驟而去。其人至京，授採訪判官，乘驛無所不至。又有謁達者，達以所持杖，畫地為堆阜，以杖撞築地為坑。其人不知，至京，背發腫，割之，血流殆死。李林甫為黃門侍郎，扈從西還，謁達，加秤於其肩。至京而作相。李雍門為湖城令，達忽請其小馬，雍門不與。問一日，乘馬將出，馬忽庭中人立，雍門墜馬死。如此頗眾。達又常當寺門北望，言曰：「此川中兵馬何多？」又長歎曰：「此中觸處總是軍隊。」及後哥舒翰擁兵潼關，拒逆胡，關下閩鄉，盡為戰場矣。（出《紀聞錄》）

惠照

唐元和中，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，貌衰體羸。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。性介獨，不與群狎，常閉關自處，左右無侍童。每乞食於裡人。裡人有年八十餘者云：「照師居此六十載，其容狀無少異乾昔時，但不知其甲子？」後有陳廣者，由孝廉科為武陵官。廣好浮圖氏，一日因謁寺。盡訪群僧，至惠照室。見廣，且悲且喜曰：「陳君何來之晚耶？」廣愕然。自以為平生不識照。則謂曰：「未嘗與師游，何見訝來之晚乎？」照曰：「此非立可盡言，當與子一夕靜語耳。」廣異之。後一日，仍詣照宿，因請其事。照乃曰：「我劉氏子，彭城人。宋孝文帝之玄孫也。曾祖鄱陽王休業，祖士弘，並詳於史氏。先人以文學自負，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。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，而先人預焉。後仕齊梁之間，為會稽令。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，年三十，方仕於陳。至宣帝時，為卑官，不為人知。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。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，大為聲勢，各恃權寵，有不平心。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。及叔陵被誅，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，則禍且相及，因偕遁去，隱於山林。用橡粟食，衣一短褐，雖寒暑不更。一日，有老僧至吾所居曰：「子骨甚奇，當無疾耳。彥文亦拜請其藥。僧曰：『子無劉君之壽，奈何？雖餌吾藥，亦無補耳。』遂告去。將別，又謂我曰：『塵俗以名利相勝，竟何有哉？唯釋氏可以捨此矣。』吾敬佩其語，自是不知人事，凡十五年。又與彥文俱至建業，時陳氏已亡。宮闕盡廢，台城牢落，荆榛蔽路，景陽結綺，空基尚存，衣冠文物，闕無所觀。故老相遇，捧袂而泣曰：「後主驕淫，為隋氏所滅，良可悲乎！」吾且泣不能已。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，皆入長安。即與彥文挈一囊，乞食於路，以至關中。吾長沙之故客也，恩遇甚厚。聞其遷於瓜州，則又徑往就謁。長沙少長綺綺，而又早貴，雖流放之際，尚不事生業。時方與沈妃酣飲，吾與彥文再拜於前，長沙悲慟久之，灑泣而起，乃謂吾曰：「一日家國淪亡，骨肉播遷，豈非天耶？」吾自是留瓜州數年。而長沙殂，又數年，彥文亦亡。吾因髡發為僧，遁跡會稽山佛寺，凡二十年。時已百歲矣，雖容狀枯瘠，而筋力不衰，尚日行百里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。時唐帝有天下，建號武德，凡六年矣。吾自此，或居京洛，或游江左，至於三蜀五嶺，無不往焉。迨今二百九十年矣，雖烈寒盛暑，未嘗有微恙。貞元末，於此寺嘗夢一丈夫，衣冠甚偉，視之乃長沙王也。吾迎延坐，話舊傷感如平生。而謂吾曰：「後十年，我之六世孫廣，當官於此郡，師其念之。」吾因問曰：「王今何為？」曰：「冥官甚尊。」既而泣曰：「師存而我已六世矣，悲夫！」吾既覺，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。至去歲凡十年，乃以君之名氏，訪於郡人，尚訝君之未至。昨因乞食裡中，遇邑吏訪之，果得焉。及君之來，又依然長沙之貌，然自夢及今，十一年矣，故訝君之晚也。」已而悲惋，泣下數行，因出經笥示之。廣乃再拜，願執履錫為門弟子。照曰：「君且去，翌日當再來。」廣受教而還。明日至居，而照已遁去，莫知其適。時元和十一年。至大和初，廣為巴州掾，於蜀道忽逢照。驚喜再拜曰：「願棄官，從吾師為物外之游。」照許之。其夕偕舍於逆旅氏，天未曉，廣起而照已去矣。自是竟不知所往。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，按梁史，普通七年，歲在丙午，至唐元和十年乙未，凡二百九十年。則與照言果符矣。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，頗有同者，由是益信其不誣矣。（出《宣室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